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拙齋文集卷十七

宋 林之竒 撰

箴

顯思箴

并序

於皇紹興乙亥歲之四月瑞芝九莖生於太廟仁宗
英宗二室之楹間越二歲丁丑之二月復於是楹產
芝四葉倬有光焉瑞應煌煌間見層出實振古所無
有也祕書省正字臣林之竒猥以不才備數冊府既

嘗不量末學稍伸儒館獻歌之義以侈乾坤之況施
歸美於上矣復不勝惓惓之愛謹誠皇誠恐再拜稽
首願進顯思之箴其箴曰

天惟顯思篤佑我宋於赫靈符系隆乾統叡智聰明列
聖所共世德作求允惟天縱巍巍仁皇纘我慶基子視
兆姓風行八維奄甸大寶介福如茨受天多祐於惟顯
思重華厥後有烈英祖垂拱仰成歸心率土秩綿本支
式遵疊矩於惟顯思受天多祐烝哉大成聖主有作二

后居歆神祇安樂乃賤寢廟瑞芝攸託間歲挺生昭茲
景鑠謂天蓋高胡然有顯二室同楹坤珍屢闡英祖儲
慶仁皇錫羨厥應維何皇躬勉勉惟誠盡性感于神明
誠有不息惟一惟精煜煜斯芝神明所呈帝意忱斯勵
皇以誠惟孝寧親假于有廟孝斯不匱是則是傲煜煜
斯芝宗祧所兆帝意忱斯翼皇以孝曩以孝誠九莖效
竒及茲日新四葉挺姿帝鑒如響式邁其隨帝命不易
皇惟念茲景命萬年殊祥肇開誠無不服孝無不懷新

之又新瑞應沓來皇惟念茲命不易哉

忿慾箴

彼源之慾為委之淫婢娟一笑能成天寶之窮陰是故君子之有慾必窒于心每窒吾慾何淫之能侵彼秋之忿為冬之怒睚眦一言能致萬里之黷武是故君子之有忿必懲于慮每懲吾忿何怒之足懼蓋慾猶水也始自涓涓不窒其始懷山滔天忿猶火也初於熒熒不懲其初燔丘燎城君子由是察於山下有澤之象而知所

以為懲忿窒慾之學懲之又懲則山不童室之又室則
澤不涸行之以寬平和易主之以清虛淡泊照之以眇
綿之炳立之以堅高之卓際之以龍吟虎嘯妙之以鳶
飛魚躍此所以積其閑邪之功而永絕乎後悔進之於
知幾之神而獨得乎先覺者也

臭渠箴

人謂我智我謂我愚人謂我密我謂我踈衆芳之不珮
而實腹之腐蛆大藥之不貴而失身於臭渠既溺吾性

幾喪吾軀曾何異嗜鼠之鷓鷯而甘帶之螂且有客有
客以德愛予授予以不壞金剛之杵而貳之以照濁摩
尼之珠示予以九九泥洹之路而憇之於綿綿紫府之
屋致予於清都帝所出予於聚塊積蘇曰惟此為神仙
關鍵之秘要清靜道德之上腴是可以躋聲聞於無漏
位列仙而不懼嚮之背之幽明異區抗之抑之天淵理
殊兢兢戰戰擇此二塗沉溺吾性戕賊吾身者雖非臨
淵非履薄非憑河非暴虎能無懼乎

正己箴

孔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薄責則未能無責遠怨則怨未盡弭至子思子之言則不然所謂青於藍而寒於水其言曰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嗚呼至哉言乎吾將以是為反己之箴省躬之勸其有介然之聲唯然之音來干我者我則以是應之務以脩乎吾之
所可願

五觀箴

未克之絕如石壓草壓所不及依然媚好既克之絕如
劍斬虎極力一揮爪牙無措我此五觀自其厭離以至
忘絕而其機在克厭離而克所入者明克而忘絕所存
者誠一不勝其人慾之私而失吾天理之正則吾性之
不能有吾命之不能保尚何有於五觀之虛名

孝箴

有身則有孝孝與身俱生由孝立其身身與孝俱成身
非孝不立孝非身不行倍孝忘身者孝輕身亦輕

銘

淡成齋銘

大羹元酒宗廟所重淡而未成有體無用備物之饌薦以牢醴成而非淡有用無體惟是齋也立本於淡致用以成涵泳乎六藝之壺奧咀嚼乎百氏之菁英雖無旨酒嘉肴以相煦濡然名教之樂講習之說舉積諸此而果其賢乎吾將斂衽挾策而日與之并

指南軒銘

指南以車巧匠所模不有此巧將焉措諸指南以箴磁石所臨不有此石又何以任潘子此軒則非此之謂也其道甚大其益無方蓋將求師於道德之海取友於俊艾之場譬如日輪照處不呂小大咸如是而寓目焉雖見有萬殊之見而光無二本之光

陸婿和之存齋銘

有操而存尚虞或失不捨之操永無放逸柯外有柯不遠維則心逸日休其繩則直

快目齋銘

心目一理惟虛則明目不欲礙心奚可盲積雨初歇太
虛湛澄晏坐此齋開窓啟櫺千里在望如登島瀛衆所
覩者萬象畢呈那知天游亦從此生願心如日纖塵不
萌明白洞達迺立汝誠

默齋銘

萬言而中何如一默其默如淵震雷皦皦超然見獨回
愚參魯無鞭無繩牧比水牯

林子沃齋銘

勿助勿忘時雨霖霖倏焉十寒不如勿暴沃以聖言既
霑既足歟於良田生我嘉穀

坐右銘

由我者守道在我天之所不能違由天者委分于天我
之所不得與

守道銘

智能挈瓶守必不假無守無藏亦無假者無假之守能

移蓋寡老農安田君子安雅

不競軒銘

安身之本莫若不競不競者何百念俱靜若有絲毫即失其正影像既空澄圓一鏡

委分銘

作者造物從者善聽寡而一塵多則千乘分際所期豈容少剩任運目前是無不敬

顏巷銘

飲于大河滿腹自足此外有之舉非吾欲一簞一瓢本
不盈掬加之一毫豈顏之福

友于齋銘

友于兄弟是亦為政非必民社曰守曰令能於天彝順
受其正每受皆然是毋不敬於覆載中得其正性於福
極中膺其正命由此而行動皆吉慶舍而弗由變為災
病飽食終日茲成不令禽犢之歸直惟厲梗

李修年四銘

畏銘

君子慎獨所畏惟己此心了然常對天地室空無人十
目洞視遠觀視之如見肝肺

敬銘

直內曰敬致曲斯方古謂誰直乞醯鄰墻古謂誰曲證
父攘羊每每致曲焉能為亡

誠銘

好色惡臭誠者如此行義守仁嗟胡不爾反此則正舉

斯加彼堯桀之分審此而已

禮銘

有禮有則毀則斯賊惟此兩途判然白黑古人如此寸
無差慝小紀大綱三千三百

贊

二程先生畫贊

進將澤生民而微可行之位退將覺後世而亡所著之
書惟其粹然之容見乎面而盜乎背者莫非道德之實

仁義之餘使學者聞風而興起猶無異樞衣而趨隅蓋
所謂恭而安威而不猛溫而厲能以是而起顏之喟發
曾之唯者世無孔子非斯人而誰歟

道之隱也家自為學歷數千歲而無傳道之明也學出
一家乃兄弟而比有二程先生之學之道世不知其孰
為後先蓋率其性質之所稟隨其德器之所就而各全
其天溫然如春風和氣可愛而親者既得之於明道凜
然如嚴霜夏日可畏而仰者復得之於伊川又豈止挹

叔度之陂而疵吝情盡望紫芝之宇而名利意捐者哉

尹和靖畫贊

不動心於賈齊之富貴而甘乎貧賤不屈節於越金之
威武而裕乎生死昔嘗以魁梧竒偉意其貌而瞻彼遺
像乃眇然一山澤之臞儒婆娑之老子蓋其平居暇日
居官稱職若無以瘡人者而至于守張程之學行孔孟
之道則古所謂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之大丈夫亦惟
此三者而已矣不敏末學少而仰止再拜德容顙不敢

泚

徑山大慧禪師真贊

演說多於古趙州而得其俊快析理精於蘇東坡而加以顯豁其得法於負悟也經之入藏禪之歸海其受知於張無盡也由也之果賜也之遠徑山育王可招而不可屈衡湘海陽可逐而不可殺當其在時天下老和尚搢紳士大夫說是說非直至今日其論始定然後萬口皈依無異辭昔時十六令二八

承天潛師畫贊

金剛圈裏翻身過栗棘蓬菜滿口吞領得楊歧端的句
却嫌蒸餅大餠飀

雪峯毬堂禪師真贊

推平常心說真實法運悲智願應化度緣毬堂于今清
風歷然其舒如掌其握如拳其聲如雷其默如淵人見
其與遠磨祖師提隻履而西去久矣我知其為東郭順
子捨人貌而得全其天者也

西禪此庵淨老真贊

眼碧眉厖足趺肩禪此庵樣子元來恁麼當年唱箇無
生曲火冷雲深從寡和如今口作掛壁閑獨說宗乘開

浩浩

延福可老真贊

渾沌鑿開無限事逍遙游後更何疑
饒伊齊得鵬并鷄不似當年作蝶時

清虛皇甫先生畫贊

以為朝士耶其語慙而愚以為道士耶其服農而儒遠而望之其髭鬚鬢然而鬚即而觀之其容貌澤然而腴名山大川無所不歷欲往而輒至者其行徐吉凶禍福前知來物有問而隨應者其心虛之人也高聯紫府之籍深入黃庭之境固必待僊去而後見則吾不可得而知也惟觀其應世之粗迹既有以動物悟人者其漢蓊子訓唐張果老之類歟

觀音畫贊

稽首補陀聞思修千手千眼普供應世人兩手及兩眼
眼見手捉各隨心多一手眼無用處即與駢拇枝指等
菩薩照用一時行應以千心為主宰相彼方寸湛然地
不容二念躬復千我謂菩薩如水月一水一月同照曜
方員大小雖不同舉手見月等無二我今續此妙色相
以為正念皈依處於一身心起多想而作千手千眼見
普願大員鏡智中知我此念無間斷所求皆應如谷聲
請無不從亦如是

泗州畫贊

稽首泗州普照王曩以寶塔接群品塔今敗壞成微塵
隨意分身無不在我觀世間有為法無常遷變同一空
假饒建塔如恒沙未有不歸幻滅者豈惟淮塔有興廢
阿育王造亦非堅菩薩應感常現世不隨寶塔俱存亡
耕雨獲晴長淮風普為衆生作饒益我今續此應感象
常以正念為皈依於此負光一尋中而興七級浮屠想
正念皈依無間斷普願菩薩常感通洪鍾小大隨叩鳴

所求所請皆如意

拙齋文集卷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拙齋文集卷十八

宋 林之竒 撰

行狀

祕書省正字胡宣教行狀

先生諱憲字原仲姓胡氏其先

云云

先生幼不好弄而

天資粹美夙成凝然莊重見者改容當舍法盛行之際
入太學應科舉而獨不喜為王氏三經字說之習汲汲
然求所以學者如是者有年然後得涪州譙處士定於

京師逆旅中而問學焉譙授以易學開而未達初未嘗
為其諄諄言也而先生淵然深造每自得之譙喜甚為
之盡發所蘊俾洞明格物致知之要既歸日從季父文
定公游文定公又益以堯舜孔孟道學授受之詳為之
講貫演繹曲盡精微究極博大由是能以篤信力行居
之無悔且其師友淵源所漸又皆當世之德人鉅公而
能博觀遐取以資所學故其聞見益廣而行實益尊文
定公每謂其族黨爾輩皆弗如也盖文定公以道任天

下之重而先生與從弟侍郎公各得其家學之正傳學者宗之先生學成於家名顯於朝雖其深自翫襲于衡泌之下粥粥若無能者而海內善類固已浩然歸重矣然竟以所學不能俯合時好是以老而不達常布蓬華若將終身焉會朝廷博延儒先崇信古學俊乂彙征從臣魯公開等十人以遺逸薦之於朝有旨起先生於家庭先生以母老固辭徵命廼賜進士第添差建州州學教授將俾邦人之勸業樂羣者咸有所矜式焉先生猶

力辭而學者交贊其門義不可卻也始強為之起蒞教于鄉校者七年誠達心化士風為是翕然丕變而其人問學之審行義之篤于今遂為全閩多士之奧區矣先生既秩滿歸籍溪築室藝圃棲遲丘壑奉祠祿而家食者亦又累年蓋嘗一為福建路安撫使司準備差遣居無何以與大官爭辨征推是非不肯詭隨阿容卒亦請祠而去遂絕無仕進念矣雖先生漠然不復意於斯世然世之論人物講治體者莫不以先生未即大用為朝

廷惜之輔臣有以為言者由是以大理司直召游除祕
書省正字其擢用眷注蓋未艾也而先生辭避再三不
屑就已乃幡然而起既至闕下則又求去堅甚諸公極
力挽留之不可回有旨改秩授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
觀以歸歸未期年以疾卒于家之正寢享年若干有論
語集解二十卷傳之學者遺文若干卷藏于家先生之
卒實紹興三十二年某月日也而以隆興某年月日葬
于鄉里某山之原從遺命也先生兩娶劉氏後娶嚴氏

二人並早世有男孫一人日應進士業女一人適進士
詹某先生之學本之以譙處士之清居之以文定公之
任而濟之以和理一之以誠實守節樂道不名一行而粹然
皆出於正博取百家諸子之長不主一說而必體之於
身驗之于心辭約而理備行高而操堅與學者處雖危
坐植立端默無言而即之者莫不服深遠去疵吝油油
然日與之偕而且不知其益也其里居貧甚饘粥或旬
月不繼人不堪其憂而杜門著書躬耕養志曾不以一

介取求於人至使家人忘其貧而閩州鄉黨稱其仁其性怡怡融融無一日不樂方且叔召宗族子弟之髻亂未冠者草衣芒屨布褐不鞮環列其前而教以句讀訓詁窮年矻矻惟日不足見者莫不笑其徒勞而先生樂此不勸雖得天下英材而教育之不是過也先生之在館閣也屬敵警日逼聲為南牧之言邊鄙為之震先生夙書于朝羸數千言剴切體要悉根本於經術而莫不釐然曲當於世務且力勸皇帝係隆民望增重國體亟用

張魏公浚於內用劉太尉錡於外以銷侮拂固封圉上
嘉納其言二公由此召用是時輿論專以折衝之任屬
於張劉二公故建言者往往亦能及是而先生首獨誦
言於庭無所回婉衆論藉以為重然後獲伸夷考其一
時著龜獨智之明早滂備具之審莫有為先生斯言比
者然後知先生晚年之黽勉一出志在報國其通知時
務之要為不苟然也先生既葬而誌銘未鐫將欲狀先
生之行以求文於當世立言之君子諸門人之在建寧

以鄉黨之義相先莫肯任此責者而近捨遠取遂以屬諸某某雖愚陋不可得而辭也竊嘗謂論語記載先聖人言動蓋群弟子相與廣記講言之然後集而成書非成於一人手也明道先生之歿伊川先生既狀其行矣門人之遠者各有所記人人言殊然後墓表立今某之所載姑及夫先生平昔學問出處之大概衆所共知者而已至於先生之潛德隱行善言嘉話一皆可以為範世翼教者則有孔程之門故實在焉豈某某末學管穴之

見能以究知而盡識其純全而盡知其善美也歟謹狀

李和伯行狀

公諱楠和伯其字也其先居光州固始唐末從王氏入
閩遂為福州候官人公幼運重寡言笈已如成人稍長
自力學問兩舉於禮部不中第初無懟色曰吾知治吾
事爾得失何預焉益自刻學未幾與其弟三人俱擢鄉
薦而公為舉首有司閱其文無翰墨畦徑詫曰非今世
舉子文也已而復黜乃謝絕世事杜門讀書鄉人子弟

委東脩於其門者數百人以苦學得重脛之疾遂不起時
紹興十有七年九月十有八日也享年三十有七公天
資近道復能從當世先生長者問為學本末故其學專
以古人為法嘗曰不用私稱輕重自定不用私斛多寡
自足不用私心是非自明又謂夢者心之鑑人之善或
以矜持矯飾為之至夢寐間則毫髮不可掩君子以夢
為鑑自知心之誠偽蓋所守之約如是故其讀書務求
有益於吾心者而不為空言而每謂吾於甫田得為學

之道焉吾於衡門得處世之方焉陳平燕居深念陸賈在前而不見吾欲以是瘠吾思嚴顏曰斫頭便斫頭何怒耶吾欲以是懲吾忿此足見其律身之嚴至於待人則以謂道有並行而不相悖者人之善則譽之已不可以自譽人之過則恕之已不可以自恕人之貧則矜之已不可以自矜凡議論之補於教者大率類此其於書無所不觀而尤邃於春秋自三傳及諸家之說皆旁搜博取以會其旨趣衆說之所未安者然後斷以己意謂春

秋之不可以凡例拘猶易之不可泥於象數也苟惟取
必於例與柱後惠文何異故著書未竟而其說之一二學
者已傳之與人交柔聲下氣出於至誠遇不可即毅然
正色雖責育莫奪或與之談世事口吃不能多言至剖
析義理娓娓不休若駕輕帆乘順風若決流水於千仞
之山而赴東海也疾革語人曰壽夭在天無足言者獨
念累吾父母耳遂了然順逝娶陳氏有子一人曰渙女
四人長適林如璋餘未行某以外弟從公游自北角至

于壯齒如一日也每與公語未嘗不自失其賴切嗟之
益為多往年陸教授死繼而公歿里人相與痛吾州之
再失賢士也某於二人實兼師友之重故哭之過期而
哀葬有日舅氏語某曰知吾子深者莫甥若汝宜狀其
行以請銘於立言君子某承命流涕今公之所學於古
者雖百未一試而其善言行誠足以貽世範謹掇其大
概而實書之雖親不嫌也矣謹狀

故左奉議郎臨安府府學教授周仁仲行狀

公諱毅仁仲字也其先光之固始人從王氏避地遂居
福之閩縣曾祖瑄祖汝礪父之邵世業儒連蹇不偶公
少而警敏夙成篤學能文有聲稱場屋之間益刻苦不
懈登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授南安軍上猶縣簿改撫州
錄事參軍未赴罹家難服闋任汀州錄事參軍既乃為
福建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改秩差充臨安府府學
教授將赴乾道四年六月十五日以疾卒於正寢公天
資溫厚自童齒識度過人篤志勵行儼若成人有識者

知其為遠器也弱冠丁父憂執喪遵禮哀毀骨立幾不勝喪廬于墓苦志端居不接人事者三年鄉閭未嘗見其面蓋自其始為成人介然自立拔出乎流俗固已如此既仕還丁母憂廬居率禮毀瘠如初閩俗取法焉公之生平篤誠不苟其行義之懿仁愛之實早為鄉閭之所知所信者尤在於此至於莅官決獄而恕互市臨財而廉交僚友而人樂飲其和掌賑濟而衆翕服其公者皆其立本所積充學所移之餘緒也壽考寵祿固未易

量方且築室百堵藝松種菊輪馬奩馬以樂餘年以綏
後祿而一疾俄死矣享年六十有四積階左奉議郎子
男二人世脩世昌皆業進士力學世其家女五人長適
右文林郎循州州學教授邢炳然未廟見而卒次適國
子生劉有庚次適右脩職郎監潭州南嶽廟辛紹先瑩
居其二未嫁孫男四人任孫覃孫貳公喜公女孫一人
醜娘皆幼之竒不敏辱嘗與公為僚友考公之行實其
可傳可繼之跡大略如此宜得品藻之文形容之聲以

詔不泯敢序著其目以待考信者稽焉八月甲辰謹狀

故劉郎中伯任墓誌銘

福州螺江之西南有劉君伯任錄參者仁厚好德君子
人也何庸知其然耶以其議論守正無所阿自信無所
疑知之公世居螺江之西南地名黃江曾祖造累贈太
中大夫祖儼承議郎知南恩州贈朝議大夫父縉贈承
事郎公登紹興二十一年進士第始其為汀州錄參也
適部民有群訟于有司者有司以其朋聚挺亂將悉致

之死公抱牘爭議于庭甚力既卒不勝則投劾棄官賦
詩見志而歸築室藝圃為終焉之計陶然自適不以幾
微見於言面天子聞其聲名召對稱旨改承事郎且將
有擢用意未幾除大理寺丞復權戶部郎官改權度支
郎官立朝數月聲稱籍甚凡所陳請當讞獄則每從恕
議理則必從與立為定論始末一意如印圈契鑰咸可
驗信識者以為明取與知大體雖浸列通顯號一時達
官而士夫間猶皆以劉錄稱之蓋其立朝持論不改前日

之特操初不計夫官資之崇庠也故其在版曹諸所更張曲盡利害之實雖久於金穀者莫之能易陰功隱德橫被幽遐二廣江浙之民于今賴之得疾請外補除提舉浙東常平茶事就醫于臨安府富陽縣而卒厯官左奉議郎享年五十五娶葉氏封孺人子男二人長有開次有聞女二人長適進士趙撝次適進士王貽恭公之將葬也有開等以左宣教郎知富陽縣事陸楠之狀來請銘之奇於公亦為同年進士生辭避既不獲於是序

次公平生論列之大節且系之銘銘曰

古之好德者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韙斯人之勇
進識古風之斯在闕隱德之在天信後昆之必大賚
之銘詩式顯幽昧

進士林君夏卿墓誌銘

讀書之有登第如耕之有獲蠶之有絲自然之理必至
之報可信不疑也余里居以講學為業鄉之士子誤相
從遊者蓋數百人每問之孰矣其有知學嚮學自力不

懈以是游場屋間率一兩舉其於預計偕取科名若寄而取之曾無甚難者然亦有數竒命屯不利於場屋之試不耦於主司之取茅茨困阨以終其身此則出於一時之不幸而非擇術處身之過也子亦憫之孰矣大抵若是者雖其一時不幸而不遇抑天之報施於人必將有所乘除損益於其間徐徐而待之固莫之遺也不在其身矣將不在其子孫乎余聚學于里者十餘年其間年齒最長從予游最久久而益不懈者吾宗夏卿其人

也百戰行間每戰輒北而未嘗有一毫悔退意嘗曰此
吾進修肄業者未至也歲輒負笈而至汲汲於燈窓與
後生未冠者伍曾不以成人強艾自居怡然自適若將
終身焉余每心服而敬畏之每謂之曰使有天道公之
有後福必矣士之與余居而喜譏評之者至以其連蹇
不偶老大於場屋而嗤鄙之雖余亦疑焉旣公之得疾
蚤世以死在其身則為不幸矣而公之二子穎秀叔秀
皆童稚秀發絕人遠甚蚤有聲稱於學校間遂相繼以

壯齡登高科棣萼相輝父子兄弟之名一旦隱然為七
閩稱重士之以公而疑天道者始翻然改觀每父兄之
詔弟子率以是先焉夏卿之卒以乾道己丑二月二十
八日享年五十六其葬以辛卯六月十有七日卜兆于
懷安縣長壽里苦參山之原葬有日穎秀昆仲屬余為
銘詩以為泉壤永永之誌余素有此念方將有所載記
輒因夏卿而發焉不厭其詞之黷也夏卿諱延年曾祖
晏祖陶父棣並不仕母王氏壽考精強蓋未艾也娶楊

氏淑溫慈善克宜其家子二人長穎秀次叔秀孫男一人女二人銘曰

詒謀之永蓄德之厚韋布一世甘於不偶天實嗇之以昌厥後誦於銘詩頌其繁茂

榮國太夫人王氏墓銘

宋皇叔故贈昭慶軍節度使追封豫章侯諱士臧之夫人王氏世開封人五世祖仁瞻左右藝祖有功位樞密副使曾祖漢卿故贈右金吾衛大將軍祖公弼供備庫

副使父修內殿崇班夫人崇班次女也初以總麻親之婦封令人歷永嘉大寧永寧三郡太夫人進封榮國享年七十有八乾道五年三月五日考終于建寧府漕臺官舍豫章先夫人歿二十有八年殯于福州秀峰僧院至是不敵自建寧奉夫人之喪來遂改厝于懷安縣感應鄉清平里靈光寺之原而夫人祔焉寶六年三月五日甲寅也男六人長不均幼亡次不敵左朝請郎福建路轉運判官不寫故武翼郎福建路兵馬副都監次不

寔幼亡次不泯故右承務郎知興化軍仙遊縣次不嘏
從義郎信州兵馬監押女三人伯仲皆蚤世季適周瑒
瑒卒再適右宣義郎呂大琮孫十人善緝善邕忠訓郎
善乘善勸善埏成忠郎善覽善銖善綽善鑿保義郎一
未賜名孫女十人長適左迪功郎方未次許嫁左迪功
郎黃景說餘在室曾孫男女四人夫人事親孝旣歸豫
章豫章少得風痺疾夫人調護十餘年豫章卽世夫人
訓諸子慈諸婦閨門之內熙如也平生儉素婉嫕類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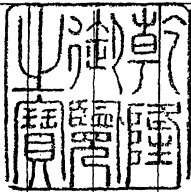
足以昭閭範明婦順者寔有日不敵泣告于友人左承
議郎充福建路安撫司參議官三山林之竒迺編次而
鐫諸石

孺人陳氏墓誌銘

孺人陳氏諱體真字端卿福之長樂人也曾祖沔故不
仕祖察故贈右朝請郎父致一故任左朝請郎提舉
廣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孺人年十九嫁於候官李氏實
右承奉郎新知漳州龍溪縣丞潮之室右奉議郎新通

判南安軍事櫛之仲婦而提刑中奉文安公之孫婦朝
議公之曾孫婦也嫁之十一年知丞將挈以之官歸寧
母黨得疾于舟中而卒于外氏之館享年三十寔隆興
丙戌八月二十有三日也一女應安八歲一男公弼十
歲以其年十二月壬申葬于先塋之西孺人溫柔婉婉
裕於婦德其事舅姑順聽而義撫兒女慈愛而嚴處妯
娣之間無間言應接內外曲盡情意各得其驩心實令
淑也而不幸短命以死可哀也已銘曰

不命之長維德之昌翠峯之麓閔此幽光



拙齋文集卷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拙齋文集

卷十九
拾遺附錄

詳校官起居注主事臣顧宗森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臣姚培雯

謄錄監生臣毛祀

欽定四庫全書

拙齋文集卷十九

宋 林之竒 撰

祭文

祭劉文先生文

嗚呼真儒之學不在多文窮則獨善達斯澤民伊耕莘
野呂釣渭濱雖處畎畝業富經綸逮其一旦感會風雲
格天鴻業孰與擬倫繫顏氏子陋巷長貧寸功薄效曾
莫之聞豈其德業有愧渭莘命也則然何與於人世俗

智淺妄為戚欣達人
大觀易地則均嗟嗟
先生久居隱淪採芝
食菊若將終身短繁
萬卷精義入神氣溢
六合力輕千鈞藉使
逢辰素志獲伸成康
其俗堯舜其君縱遇
肯繁庖刃若新天胡
不弔忍使遭迍百不
一試老死荆榛嗚呼
哀哉堂堂開府德高
七閩源深流遠孕此
祥麟始學于譙已得
其真繼師於劉所養
益淳躬行信義洽于
鄉鄰萬金之產視若
埃塵聞其風者革頑
為仁仲元在蜀王通
處汾去之千載接其
清芬搢紳論薦聘以

蒲輪一語不契故山歸耘出處大節卓然不羣年未六十歲在巳辰山頽梁壞尚何忍云嗚呼哀哉晚學愚陋莫知涯津夤緣行役拜手蕭屯望之肅如即之若春不我鄙夷夜語諄諄遠離依戀卒業無因區區問學寄之書筠尚冀親炙以陶以薰今其已矣徒抱酸辛西望筵几奠不及親有淚成河注彼蒼旻嗚呼哀哉

祭吳先生文

嗚呼先生胡然長往旣不沾尺寸之祿又不獲耆頤之

享謂天高而聽卑應善惡其如響嗟先生罹此禍兮豈
斯言之或爽嗚呼哀哉昔我先生幼有令望掇六藝之
菁華窮百家之浩蕩發為詞章長風鼓浪指決科於拾
芥干青雲而直上何蹭蹬而弗遇徒倚門而翫髀講道
石隊橫經絳帳藹吾黨之青衿半嘗依於函丈長養成
就仕塗接鞅眷麾下之畢侯恨獨遺於李廣不龜手之
良藥或得用之為將彼宋人之數竒乃不免於絳紉遭
回一官艱難萬狀廢疾縈之尚期無恙何膏肓之弗救

遽永歸於泉壤嗚呼哀哉慨念生平久親几杖雖朽木
之難彫幸高山之景仰痛永訣於終天念後生之安放
追餞靈輶失聲相向有淚如傾薦此醇釀

祭陸丈先生文

嗚呼貧者士之常死者人之終顏子在陋巷一簞食一
瓢飲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奚恤乎命之窮通曾子
之疾啓予足啓予手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
矣豈以壽夭之數而較其吉凶惟是隱居以求其志行

義以達其道此實顏曾之所造彼世之戚戚然於利害得喪者果何足以窺斯人之胸中嗟嗟先生仕則不達壽則不永亦有以是為先生之恨者是皆淺淺之為丈夫也先生之志尚友古人於千載之上蓋已得夫顏曾之遺風義利是非之分辭受進退之節皎然明白於世而處常得終以死在先生無一恨某輩之所以恨者惟慨念夫疇昔里閭之從容樞衣函丈之間見元紫芝揖黃叔度則名利鄙吝之心固已頓盡矧又有琢磨切磋

之誨以開其蔽蒙今其已矣又將焉從寡聞孤陋而有
疑孰質雖羣索居而有病孰攻故臨先生之喪對遺像
而酌尊酒則情鍾於此不自覺涕泗而霑胃也

祭胡文先生文

嗚呼皓皓者易汙峽峽者難全古之君子學未至乎優
入聖域而輕用其身以游乎世則於斯二者必流於一
偏如冉求之聚斂於魯則汙其皓皓之地如子路之結
纓于衛則喪其峽峽之天筭計見效均於亡羊而其所

失多矣曾不若泗之濱汶之上緼袍養志簞瓢樂內之
淵騫惟夫子然後免於斯二者之患故自謂吾乃涅而
不緇之白磨而不磷之堅蓋夫子之所可及者初不在
於泣麟歎鳳厄窮之際惟至於環轍厯聘而一無所貶
然後知其決非群弟子得以方駕而比肩惟先生之樂
世之知者徒見其守約持正安貧樂道之一節則以為
處士之皆爾徵君之舉然蓋全家食粥而不肯形乞米
之帖終日杜門而未嘗賦貧士之篇食每至於併日突

或幾於無煙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不以改吾曳縱之
樂既成春服雩風沂浴未嘗一動鼓瑟之絃以是為先
生之所難者猶曰淺之為丈夫也曾不知先生始末之
全德不難於立而難於權惟先生之晚節副真主之詳
延擢王佐之學以應不世之遇凡直言正論之為時而
發者莫非洞明當世之利病深究治道之後先使斯言
之或用固可以上焉補衮職之闕下焉使民瘼之痊是
豈肯虛糜太倉之粟浪為策府之僊言之未用則奉身

而亟退非吾固欲隱情惜已專美獨善以戀松菊於三
徑老風月於一川乃出處之一致匪窮約之獨賢論至
於是然後知先生果不負譙居士之學而自得文定公
之正傳彼世之管窺蠡測而莫究堅白之全體者徒有
見於上下之飛躍其何以察至理之魚鳶嗟歸歎之幾
何甫家食之踰年豈惟主眷之未愍抑亦士望之獨專
何耕莘釣渭之望已矣而山頽梁壞之恨繼焉曾期願
之莫究遽一疾之弗痊夢斷兩楹之莫光謝少微之躔

蓋斯民之不幸而吾道之未泰如可贖兮何惜乎此身
之百千嗟乎學如先生行如先生知所以立又知所以
權如先生之卒於厄窮以死又孰能究之於真漠問厥
理於大圓顧如某之不肖蓋嘗奉諄誨以周旋惟糞墻
與朽木每重費於彫鐫匪若瞠乎其後常如瞻之在前
屬沉疴之重痼致蹤跡之回遘雖隔函丈之振趨尚辱
書問之見憐方且致高山之仰俄然嗟逝水之遄痛微言
之淪絕懼素志之忘愆聞會葬之有期屬官守之縈牽

卷十九
遼臨風之一奠恍有淚之如泉

祭郭丈文

嗚呼孝子愛日慕之終身惟恐事親之日短不能盡吾
父子之仁是以紆朱懷金而憂不如簞食瓢飲而樂衣
純以紫而貴不若衣純以青而貧不願乎萬鍾之祿三
旌之位惟願堂有黃髮百年之親戲老萊之綵衣澣石
建之帑踰不知年數之不足也彼儻來之舊物何足以
易此樂之無垠嗟嗟靈之三子恨斯志之不伸殞何怙

之泣於中道纏罔極之痛於千春他日且將發仲由之
慨歎欲負米而無因平時求友於三益尚其志節則知
靈之有子如此之為幸而今日寄誠於一奠見於其哀
毀亦不覺涕泗之霑巾

祭陳樞密文

子期甫逝伯牙絕絃厥初默契豈其偶然意氣所傾匪
假因緣雖始目擊妙意已傳賤子疇昔里巷伏跽公所
賞識卓然獨先云此美璞衆方棄捐追之琢之出其純

全聲名一旦徑達宸前遂階試用躡升羣賢道山蓬萊
研窮簡篇擢貳宗盟光持使權中外揚厯初終媿憐俾
其萬折不替卷卷抱疾里居亦既累年日從公遊綠野
平泉望公登庸附翼騰拳晚末幾何一意陶甄胡為信
昔川谷遽遷人與琴亡哭對几筵山頽梁壞柱石摧巔
一慟之餘此情莫宣不腆穀核列薦豆籩慨想平昔有
淚潺湲

祭李和伯文

嗚呼痛哉我兄不起斯疾命乃在天痛之何益我所痛傷為吾道惜昔者孔門顏其優入退然如愚乃能知十賜實多才望之弗及縱知其二屢中惟億信知學道必有其質受和受采莫如甘白質苟不美艱乎為力嗟吾三人相為羽翼非角從遊迨于今日三十餘年未嘗相失草木臭味各有儔匹論其天資莫與兄敵兄之稟性淵默平直悃悞無華皆其根實璞玉渾金蔑有瑕隙我則不然偏於氣習或驕而浮或吝而僻各有所蔽相為

蝨賊是以其學進寸退尺瞠若乎後望兄奔軼平居講學不廢朝夕吾儕商論蠡午間出邪正是非毫釐區析兄但恂恂有如木訥而其胸中涇渭自別誰知雷聲存於淵默非但吾儕心所矜式自雖師門亦皆稱述謂其近道成就可必吁嗟末俗巧言如織舌長足短萬人一律議論記問文章學術有一于此夸見顏色孰如我兄所養恬寂備此衆美不矜不伐終日頽然燕坐一室衆理在前渙然冰釋世之所知特其辭筆知兄之深我惟

嘿識惟我與兄心同氣叶豈惟內外手足之戚曰師曰
友兄其兼得我實孱弱匹雛弗克任重道遠惟兄之責
柰何竒禍起於不測四體枵然嘔而不食喘氣乘之奄
然而絕豈謂我兄壽如此嗇觀兄平生湛然寡欲及其
既終亦惟順適子路結纓曾子易箦死而得正志願斯
畢在兄無憾我則傷盡如鼎三足遽折其一兩足雖存
其何能立兄之云亡衆所共恤知與不知皆為感激緊
吾弟兄情鍾最切相期何如乃成永別自兄抱疾之竒

在側爰從屬續以至棺襲皆所親視憑尸踊躄樗隔長
江徒聞病革中途得訃失聲匍匐入門長慟蓋棺旣訖
悼兄則同樗尤於邑相對纍然拊膺太息每謂生身海
邦窮僻欲求同志久而罕獲今乃失兄愈成孤特年來
聚學彼此維繫猶恨旬時相見不密豈謂於兄終天之
隔蒼天蒼天奪兄何急哀哉何辜罹此荼毒自今以往
心惟日惻握手而游皆兄陳迹挾書而讀皆兄手澤思
兄之心觸事而發允齊之樂安能如昔中夕思之涕泗

交溢吁嗟年來善類困厄前歲之春支離不祿堂堂紫
微其夏繼卒山頽梁壞未忘追憶今茲我兄亦返真宅
謂天佑善胡然差忒如彼晨星豈堪殞圻三年之間三
為此泣淚盡眼枯了無可覓師友道喪一至此極恨無
百身可為兄贖創鉅痛甚曷日而復靈輻何往荒州幽
閨可憐玉樹土中埋沒寓此哀辭莫寫冑臆沃酒柩前
忍與兄訣

代舅祭迺仲文

嗚呼疇昔八年之前素秋之孟吾哭送汝兄於西城之
西俾從汝祖之佳城今茲孟秋吾復將哭送汝於北城
之北寔祔于汝外祖之墳塋汝及兄從二祖游乎汗漫
寧復念吾而吾之思汝聲之號者日以乾泪之泣者日
以竭殆將滴吾淚於秋露寄吾號於秋聲而今而後永
夜沉沉空齋寂寂惟有窻間之檠床頭之枕知吾父子
之至情好去吾兒永隔此生汝心純孝胡寧捨吾而去
忽使吾涕泗之縱橫嗚呼哀哉

又

嗚呼我之五男如手五指墮指之痛痛入骨髓一之謂甚矧復可二胡然二之我痛欲死昔仲尼嘗哭其子於鯉雖哀而慟顏氏謂顏獨賢非鯉也比我心孔疚實兼於彼以賢則顏以親則鯉哭鯉慟顏有泪如洗我初得男爾兄及爾粵自孩提天鍾粹美坐我兩膝咸誦經史日數千言瀾翻不已壽十六七蜚聲閭里人言佳兒必稱二李施及諸弟亦精業履有子如斯云胡不喜意當

聯榮芥拾青紫五桂一椿竇郎可擬並試南宮反後叔
季尚期晚成蔚為國器豈料爾兄不祿而逝我痛未忘
爾復繼斃人言天道吉凶以類為善必福惡斯禍至如
吾兩兒德性純懿閔無間言曾善養志璞玉渾金初亡
瑕類何辜于天罹此顛躓不假之年俾我避棄嗟哉彼
蒼不仁若是疇昔西征余往汝侍鋒交戰場詞傾峽水
期汝如何汝乃不第逮茲東歸稅駕方爾團樂父子宴
樂兄弟望汝如何汝乃不起汝始得疾實惟旅邸一夕

沉疴倏焉體瘁盤珊入門昔人已改蒲柳未秋豈宜摧
毀人固疑之我心獨異使汝不長豈曰天理汝蚤聞道
壽天一致豈不見幾恐傷予意力疾對醫漫云可治瞑
目長眠溘然蟬蛻天實誤予使予不智不就汝訣永隔
寤寐冥心之言嗟猶在耳爾實何憾我哀莫弛我偕汝
母劬勞半世婚嫁甫終未凋髮齒謂此餘生優游卒歲
含飴弄孫亦復何事汝兄之殂始積憂患兒吾擇婦女
吾命配幾如是為而不凋弊搔首臨鏡班白多矣望汝

寬予汝反至此二女一男復為吾累人生幾何堪此顛
顛人謂我哭已傷兩指盍師延陵三號而止我痛在心
心狂欲潰哭尚可堪不哭尤憊吾寡交游杜門養晦惟
汝及兄從吾論議伯埴仲箴相繼疊疊以斯自樂不慕
榮貴自失汝兄尚惟汝恃汝不吾留亦隨隙駟使我索
居自言孰謂已而已而失我良嗣白日清宵悠悠曷濟
我哭號天爾母頓地爾寂不聞九泉永閔女嫁女歸兒
遠兒在獨汝見時河清莫俟我老無惊來日能幾寂寞

此生有恨不匱消日成服薦此薄醕兒舉此觴并飲吾
淚

祭邁仲文

嗚呼我生終鮮孑然一身豈無兄弟四海三人幼共嬉
戲長同屈伸雖隔表裏情逾所親嗟我少孤焉依叔舅
舅氏吾師伯仲吾友兩驥絕塵千里馳驟我實駕材瞠
若乎後伯仲未冠舅為世知懦無立志知我者誰自暴自
棄下流實歸不有伯仲疇覺其非每每從紛華此心外騫

及見二難釋然悔悟漸漬薰陶遂同志趣非曰能之伯
仲之故伯也德宇如元紫芝仲無間然叔度之陂夏雨
雨我春風動之去我三日鄙吝已滋六日不來我心匪樂
我不見兮折簡我約書既同讀文亦偕作商確古今曾
無適莫緊伯之學春秋實通惟仲與我詩書是攻各尋
蹊徑一西一東如適京邑厥歸則同歡樂幾何禍機倚伏
伯既已矣仲復就木鬼兮何之俾我窮獨嗟嗟蒼天如何
不叔嗚呼哀哉肄業績文伯仲獨優南宮桂籍宜冠英

游賢書數上猿臂不侯如我淺陋反玷簡蒐謹行全生
我亦尤劣濯濯牛羊幾無萌蘖一暴十寒尚茲存活仁
如伯仲乃遭天闕自伯不祿已隨逝波我及仲存更於
琢磨並從師範歸養天祿計我所得孰與仲多仲既聞
道百慮一貫每臨利害履道坦坦俄得俄失若修若短
於透仲觀曾何足算伯也疾革我心鬱陶源源往問膏
盲奈何浩歎仲心死輕鴻毛談笑謂我空走一遭死既
本空生亦誰是萬化去來初無終始我復何為情鍾不

已正惟仲沒莫與進此藏焉修焉入誰與娛息焉游焉
出誰與俱自今以往離群索居伐木道喪鵲鳩影踈慨
念平生那忍細說子敬琴亡伯牙絃絕丹旒風悠薤歌
聲噎路隔幽明忍與仲訣嗚呼哀哉

祭林德脩

嗚呼三世為醫禮經所貴三世為將道家所忌讀之者
執一而未通乃妄論夫將之與醫如函矢巫匠之異我
嘗以意逆志而觀之然後知此二書者實互言而相備

醫非盧扁則雖累葉以奚補將如伊呂則縱百傳而何
畏顧其用心之仁與不仁又烏可於其擇術之間遂立
一定之議果醫之不必是而將之不必非固未足以少
三世之為吏嗟柱後惠文之習世固薄之謂其可操者
類皆不仁之器信斯言也則刀筆筐篋蓋頃刻之不可
親而況於自祖及孫繇繇而相繼然而若于公者獨非
吏哉高大其門閭以侈高車駟馬之來豈不仁而能若
是觀公之能以質直平反世其家我固已逆知其有隆

而無替雖不及期頤之年安知其非嗇取其報於天以
昌其苗裔出錢靈輒欽陳薄醑侑以菲辭見公素志他
日公之諸子必將赫然以儒學而興尚可以信斯言於
來世嗚呼哀哉

祈風文

維洪範之庶徵媿時風於聖功此大而化之之事自匪
雨暘寒燠之可同故凡大塊之噫氣悉由造化之密庸
然彼化工之不宰必以山川之神司其闔闢而職是變

通古之明神血食斯民而立能事於此者則有旦暮常
便樵采於若耶之徑南北分送客舟於洞庭之中彼逆
其所順而強其所劣尚能不顯於靈蹤矧曰用天之時
因地之利而得其勢之所順宜其有禱而必應有欲而
必從繫靈祠之奠食烟正直而睿聰來蟻慕之不絕信
響應之無窮茲良月之初吉肅嚴霜於孟冬屬蠻商之
遄往與朔颺而適逢乃歲儀於常禮延飛御乎梵宮望
軸轡之善濟致泉貨之屢豐瞻雲海之浩渺假一息之

蓬蓬

又

象齒南龜遠出島舶以舟為趾重譯固隔沙阜石幢澁
如芒刃以風為翼萬里一瞬勃勃蓬蓬怒號瀛海以神
為墟立談而改羽蓋雲車邈然浩蕩以禮為介厥應如
響惟風必期歲有常信今雖襲禮匪常之徇吏之守職
兩年為期官滿則去位難出思神所廟食與天地通民
享利澤厥望不窮某也終更行且還里席神芘蔭日既

久矣神之歆否願以風卜商舶之行亦某之福桂酒椒漿為舶預請指望颺南留神引領

祈風舶司祭文

夫祭有祈焉有報焉祈也者所以先神而致其禱報也者所以後神而答其賜祈不可以為報而報不可以為祈自古然也而舶事之歲舉事祀典于神則異乎是於夏之祈有冬之報於冬之祈有夏之報風之舒慘每以時應則祠之踈數必以時舉如循環之不窮禮雖不腆

在神宜歆之

辭宣聖祭文

某繆承人之乘傳於此亦既再期去官有日用展告于廟庭竊惟夫子之設科有德行焉有言語焉有政事焉有文學焉而於政事之一科又有達焉有果焉有藝焉蓋如其廣大不窮也某之不學無術面墻蒙蔽於是四者之一一者之三初無有也而冒竊為政以學焉知政體之一科之未易能識聖門集成之不可及高堅所慕

鑽仰尤勞菲然蘋薦惟先聖實臨顧之

辭廟文

民保於吏吏保於神其惠一也民不忍於吏之去吏亦不忍違明神而去其情亦一也某昔者蒞官之始徼神之意以冀終更之無吏責無官謗無民訛神實許之矣今冀終更而卒迨此三者之咎徼神之賜殆不及此雖實不忍遠乎神保詎可無穀核之報以稱其情乎禮則不腆神其歆之

拙齋文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拙齋文集卷二十

宋 林之竒 撰

雜著

鑿說贈孫楚士

方書為醫者設醫為病者設未嘗治之不可謂書無是疾未嘗求之不可謂世無是醫余嘗怪世之醫者學有所不足則求備於方書之所不載曰師之所未嘗言也又嘗怪世之病者識有所不廣則厚誣於舉世之無良

醫曰是必不可治之疾也使醫師果有所未嘗言則方書為可焚矣使世果有必不可治之疾則醫科為可廢矣若是者舉未之思也余頃歲得痿痺之疾殊殆始馬瞑眩如沉醉者累日既迺左支孿若不隨運掉步武蹀踔僅能不僵仆而握之力不勝匹鷓舉履之官雖存而實廢矣時在都下國醫之所萃也余則延請亡虛日使各誦其方書而試以其藥投之凡閱十餘醫人人言殊或曰此風也或曰此濕也寒也或曰此風寒濕之參也

余起居之素不謹晞風露寢疆藥未嘗之懼雖不敢以
其言為必不然亦未敢遂以為必也姑使各以其伎試
之投藥如注壑灼艾如兆龜凡歷數月醫之伎止是矣
而余之病固自若也得請負承于大宗而竭來紹興厓
其謁醫藥問方書如在都下時而加詳審焉亦閱數醫
其說又舉不出乎風寒濕之三者余始惛然莫知所適
從則使各獻其伎而嘗試其藥更歷數月越醫之技又
止是矣而余之病亦自如也末迺遇威敏孫公之曾孫

鄰幾其名而字楚士者深於醫者也邂逅余於溫國司馬端行同寮之室問余之疾狀而得余證於顏面之間以論韓國富子立曰噫固非得於風寒濕者也是故在吾書中而諸鑿偶未之察耳人之血氣如天道之旋斡蓋一日而一周焉久於端坐而不時運轉則榮衛凝滯而不得騁手足扞格而不為用則此疾之所由來也故楚士之為余處方用藥則舉異乎族鑿之見前日所用剽悍峻亟之劑一切屏除而顧以疏道炁血流通經絡

者先焉余始易其說久而益信之樂從之盖旬有五日而病良已居無何而起居飲食之狀浸復其舊矣余然後始信夫方書之果無不載而世果無必不可治之疾也思所以發明張大乎楚士之鑿以表於世而余之文又不足以為楚士之重然余之文則陋矣楚士之說誠有所不可廢於鑿者庶幾余之不腆之文以楚士之說而傳乎余嘗觀司馬子長為倉公淳于意列傳載意之治病其所療之人所診之脉所用之藥所告之期纖悉

備具凡列數十條其於記述詳矣至宋景文新唐書方
伎傳所稱道孫真人思邈之為鑿則於如是者舉皆略
之獨著其言之可以垂世立教者而已夫豈真人之鑿
其十全之效果不如倉公之於鑿伎也十全之效在伎
為足尚故每謹書之真人之於鑿則伎而進乎道者也
進乎道則伎固不足言矣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
為雨怒為風凝為雪霜張為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支
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為榮衛章為氣色發為音

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炁
生熱否生寒結為瘤贅陷為癰疽奔則喘乏熱則焦槁
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羸彗孛飛流其危診
也寒暑不時其炁否也石立土涌其瘤贅山崩土陷其
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焦槁高鑿導以藥
石教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
疾天有可振之災凡此皆真人之垂世立教可傳於不
朽又在乎千金方數百卷之外者也以是列在史傳為

世模範足矣一疾之頓瘳一藥之偶中世有方書足以概見又何必一二而傳之哉今楚士之鑒蓋於真人之書有所深造自得而左右逢其原者其論余之疾又與真人疇昔之論若合符契余愛之重之雖不泛觀其所以愈他人之疾者而獨信其能起余之疾不愆于素廼并叙其所論之合乎真人者以見楚士之學其所能者匪直於余而驗也嘗鼎一臠旨可知矣楚士勉之推真人之餘論達之於國是則威敏之為也已楚士其勉之

王子由字說

克已復禮為仁是已也不可有有已賊於道為仁由已而由人乎哉是已也不可無無已遠於道一有一亡於道其庶幾乎顏氏子嘗進於是矣秦谿王君宗已晞顏徒也故字之曰子由有疑子之名而問焉者曰堯舜舍已顏氏克已而且宗之奈何子其以余之說而曉之曰是非吾所謂已也吾有宗已者存雖然二之中不可不精選也一毫髮私心介乎其中殆將喪乎其所可宗者

而得乎其所不可宗者則當有執子之名而貶子引子之字而議子者矣子盍謹之

石幾仲說

易曰介于石詩曰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是二義毋乃並行而相悖乎曰皆是也惟其匪石之不可轉是所以介于石也古之善用兵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當其如處女之時是其介也雖有百萬之敵吾介然而不動矣然苟一於介然不動則見可而莫之

進知難而莫之避或至於失事之幾矣故良將於此有所謂如脫兔而敵不及拒者存焉乃匪石之不可轉者也在易固已言之矣雖曰介如石焉然必繼之以不終日貞吉而夫子釋之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夫介者所以體常幾者所以盡變非介無以立非幾無以行二者闕一不可守孰為大守身為大君子之守其身無所不用其介也然非見幾而作不俟終日以行或將執一而無權則復而不遜重違一世之人而果於自矜其私知

遂至以其學術禍天下後世者有之矣會稽石君庭堅問字於余余字之曰幾仲又為是說以告之庶其兩全於詩易義而不為無幾之介斯可矣

讀世說

林某論曰晉之清談梁之空滅皆其國之所以亡者書曰與亂同事罔不亡者此之謂也然則曷若而可乎曰嘗聞本朝承平之日有出使而外域問吾中國之所尚者其人應之曰崇儒昔荆揚之區有田數畝其一皆荆

榛鹵莽之叢久無種植矣其一或曰此良田也宜以種
稻歲且大入主人從而擾之畝入千鍾焉荆棘鹵莽則
晉之清談梁之空滅也良田之種稻則吾宋之宗儒也
大哉儒術是誠百王之丕矩萬世之通範也為國而不
以儒術能不為亂階乎能不蹈晉梁之覆轍乎時乾道
壬辰秋八月晦讀世說篇終書此以還歸于運使宗丞
陳丈之書室

書廉吏傳

周官小宰以六計弊羣吏之治一曰廉善二曰廉能三曰廉敬四曰廉正五曰廉法六曰廉辨蓋吏治以能廉為本廉立而衆美從之有不期然者一不足於廉雖有他美莫贖已此廉吏傳之所由作也同安宰王君瀆欲世之為吏者家藏此書人挾此術迺寘板本於其邑以廣其傳是則王君之慕廉吏既為可嘉而同安之得廉吏亦為可賀也余固喜之為識其卷末隆興元年四月五日晉安林某書

跋高公題李憲遺事傳

甥林某於乾道士辰秋八月十二日巳酉讀高公遺事
所載慨然太息而言曰今有人寄物於鄰明日取之其
償與否特未可必也何則在他人者誠不可必其不
可必是豈可以常理期邪而余之舅氏不然力耕數耘
負謗厄窮以待難知之天道於數十年之後無一毫怨
尤意今其子孫誥誥然彬彬然殆將亨而奮矣後之太
史氏有攷靖康之闕遺於金匱石室之藏欲求其實而

不可得殆有攷於斯言

跋蘇黃留題

右蘇黃留題石室圖以一時造次登覽之勝為千古不朽丹青之傳蓋其所以照映縑素凜凜常有生氣者初不在於文字之工翰墨之勝也

題雪峯如藏主水月圖

千江有月一一同一月普現千江影謂一為月影非實影既非實月何有是一即千千即一水月究竟無實相

隨見有月月在水亦無究竟非實者譬如觀音妙色身
對物而見千臂眼於是千臂千眼中何者為正何獨非
菩薩一體作一用千體同是無剎法此水此月亦復然
照用齊行一無欠俯不見月仰亦無十月闕一固不可
上人此庵憇餅錫終日宴坐常湛然散一為千彌六虛
攝千歸一不盈寸我知上人環堵中能廣能狹能方圓
空諸所有何必然作是見者名邪見

題司馬季思所藏温公賓次咨目後

衛武公以德名之重爵位之尊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
傲於國曰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
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溫公此紙實衛公之意也江海之浸膏澤之潤其所及
者遠矣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瑟兮憇兮赫兮咺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諼兮此詩
人美武公之作而大學之書贊之曰道盛德至善民之
不能忘也某於溫公亦云

題王主管所藏了翁與洪覺範書後

了翁儒而墨其究也兩得之覺範墨而儒其究也兩失之詳味此書然後知了翁擇術之素審見善之獨明而其為覺範謀也亦忠矣至當歸一精義無二謂道不同果不相為謀者吾不信也

請證果長老疏

不是心不是佛切忌作意解商量恁麼物恁麼來總是被情見滲漏逢竿木便應作戲這啐啄須要同時將心

思惟當面蹉過脩公長老禪機夙契戒行薰成團欒圖
上合掌和南華藏境中彈指證入聞說石門路險曾於
箇裏尺水成波假饒師子峰高也須容我把茅蓋頂庵
居久矣囊粟罄然退位菩薩可憐生無心道人祇這是
雖不於名聞利養作想然無柰時節因緣到來願為振
錫之行更作鞦韆之夢無證而却有證朕兆歷然不來
而寔能來果位應爾千山不隔師子吼正想像於嘖呻
一漚總是海潮心便全提於浩蕩高超佛地仰祝堯天

天寧開堂疏

分付第一義還他師子頓呻瞻仰不二門且看香象蹴
踏逢場作戲一鳴驚人某人行解參同機緣純熟家有
定光古佛却却白衣親逢彌勒分身解開布袋夙分半
座允屬正傳好持東野之鉗槌來釣螺江之風月法轉
食轉從教衲子鼻孔撩天橋流水流莫使行人脚根點
地若衆生未到彼岸在當仁豈遜於師願舉最上乘仰
祝聖人壽

為林序齊幹山人教化祠部疏

論得五行根基先須識取元辰本命仰它七寶布施不
如自有粥盃飯盂吐這窮措大生涯慣試淡鹽齏滋味
曾是諸生都養有些之乎者也因緣欲作國清飯頭未
免我人衆生見解拈花之機未契剗草之夢到來那能
依得闕下家風終須去作佛家弟子袖中拈出雖然命
在檀那筆端活計見成且免口掛他人木杓願無戲論
就此良緣

桑溪造橋疏

水潦過度俄頃為龍而為蛇橋梁成功終日度驢而度馬我此桑溪橋路舊通師子峰頭行人由之而不知居者恃此以無恐晴乾尚可那堪有雨淋頭平地相逢便乃無風起浪咫尺萬里一壺千金碍塞殺人流通有待欲營趙州略約為日久矣未曾遇箇沒量大人每念臺山驀直何時復然須至徧干信心檀越必不錯舉但見辦心直下現前急須着眼幸甚

鬱林院無量壽閣疏

有為法如夢幻泡露電世間孰是堅牢無量壽號阿彌
陀如來劫數最為長久祇這彭殤平等可知一念萬年
於剎那間歷恒沙劫我此旃檀寶像便是西方化身未
有上棟下宇莊嚴以現水鳥樹林世界心不動境亦不
動歷歷分明施無窮福亦無窮種種成辦有大檀越脩
奢摩他來結香火之勝緣深種人天之善報

天寧行者化度牒疏

出得世網始是出家剗却意根方堪剗草欠箇護身符
子忙殺無位真人願開大檀門共出一隻手捐汝阿堵
物成我奢摩他不違時節因緣便是慈悲喜捨

永福瑞芝圖跋尾

集英殿進士舉首蕭君之未第也識記開其先瑞華貳
其期而後美名廣譽從之實偉異傑特之觀也邑人神
之垂諸繪事而饒記其下其大意引漢菑川侯公孫丞
相之得時遇合者為況蓋善喻也蕭君辭焉曰擬人必

於其倫爾何曾比予於是余聞其語而壯之曰是乃所以為永邑瑞也異華果何足道哉余觀世之擅大名擢高第其始也莫不夙識吉幾先焉未有偶然而至無因而前者或者見其事之誠異也則以為天相我矣公侯將相之位可垂手而得拾芥而取也既引天以自神繇是學問廢於身職業曠於位功名損於朝而人事浸以不脩焉者其勢則然也故其人每以十年鳳池四入黃扉自期而僅能至於姚暄梁固之所底止者世多有之

矣菑川侯之在選舉科第中號為安富尊榮之極者也
今國人稱願然曰蕭君他日致身亦應若是其頌禱之
勤隱括之審亦云至矣蕭君之於是言也不惟愾然止
儻然疑漠然而不受也方且望望然去之若將浼焉然
則蕭君志趣之所詣固未易量其德業之在躬殆將雲
升川增日進而不已也余於是事愛之重之且樂為邑
之人嗣書之更評之于以見所以為永邑瑞者果不在
彼而在此也

拙齋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拙齋文集

宋 林之奇 撰

拾遺

與曾表父書

某頓首再拜表父祕校友兄自昔講聞德名者非一日
鄉風懷想未償定交之願良以為慊不自意故歲廼有
寅緣解后于此一見莫逆真畏友也然是時某出入禮
闈袞袞者久之凡一再與左右言者初非要言而所欲

求切磋麗澤之益於君子者曾未之嘗言也已復遽成
千里之別今相望遠甚僻居左便欲數通問且不能而
况謦欬於側乎始悔當日之不從容然無及矣別後凡
兩辱教墨所以見與每來益勤而相期者不薄雖玩味
感歎不能忘顧缺然報章唯此之故爾邇辰風日晏溫
恭惟里閭燕申進德修業尊候起居萬福某冊府空餐
閱歲餘曾未有毫髮補報若俛仰愧怍則有之矣提舉
范丈頃以名節還朝得外補而去蓋嘗與某謀欲親炙

左右而病其為凌右史所先今襄陽回遠其不能借范
丈之志伸矣江西一方利病左右講之既熟想當一一
為賢使者言之斯民陰受其賜庸可既乎呂逢吉居廣
信大病曩但聞其不能履地今復難於作字每書來率
非其手書勢當浸劇郡將雅不相知每勸其往居臨川
輒重遷未能遽動念之深矣而未有以為地者奈何政
患通問之無從偶此逢便亟行殊喜輒布悃愾然心之
精微宣遠紙所能宣達惟冀為道慎重時以忠告善道

鞭此不逮不宣

某頓首拜啟表父祕校友兄別後蒙不鄙貺書存問者
再甫得一布竿牘為謝其為報施之義已非稱矣茲蒙
嗣音所以眷予相期待者益勤然此所遣者雖一書猶
未達也某為非人矣念此深愧是書所附甚的蓋撫州張
司法名鼎將欲求薦於直閣范文丈而因同舍葉吏部伯
益以求某為容故二書為無益往今范文丈之書則既達
聽矣而獨浮沉其一此殆不可曉豈以是書為無益於

薦達故易之邪張掾實在臨川可覆也某之書不至而
在表父不以是疎此意奚可忘哉即日秋高猶有殘暑
共惟杜門里閑樂全志得尊體日以超勝某之識表父
晚矣而故歲之與表父接復太忽忽今良悔之故前書
浩歎於此元禮之一再見遂東亦若表父也人生會合
良難欲亡悔寡矣今二君子俱為臨川居而且從范丈
遊麗澤之益想當無時或曠日月逝矣歲不我與如某
之見義無勇正惟疇昔因仍愒日淺於師友淵源之所

致故樂以是告願同勉力於斯且時有以鞭其後幸甚
亟遣報章所以謝前日不敏之故且幸其萬一之可蹤
迹相尋也相望千里惟冀為斯文護重不宣

揚子講義序

著書立言古人之所難也自孔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喪
而大義乖百家諸子各以其所見而著書出則汗牛馬
居則充棟宇然皆雜家者流非吾儒之正道得吾道之
傳者惟四人焉孟軻醇乎醇在所不必論自孟子而下

則有荀卿揚子雲王仲淹韓退之此皆學者之尊敬以
為仁義禮樂之主也故荀卿之書則謂之荀子揚子雲
之書則謂之法言王仲淹之書則謂之文中子而韓退
之之原道亦學者之所推尊焉夫自孔孟而後以迄于
五代數千年間賢人君子不為不多而得吾道之傳者
惟此四人固不容輕議矣然荀子出而譏孟子子思固
自以為得吾道之傳矣至其以性為惡以禮為偽則不
及孟子遠矣揚子出而譏荀卿同門異戶而自比於孟

子然其言性則為善惡混亦不無可議論處至韓退之則謂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然其原道之篇所謂道與德為虛位仁與義為定名亦大醇而小疵矣大抵孔子之後欲如孟子著書無一可議者蓋難乎其為人則荀揚韓退之之徒亦不可多得不可以求之太深也友人方德順問龜山先生曰人君有得致之位有可致之資其所為固甚易何不做取堯舜縱堯舜不可及漢文太宗亦易為之何不做取文帝太宗龜山先生曰老兄儒者

何不做取孔孟縱孔孟聖德高風何不做取荀揚韓退
之大抵學者惟知論古人之是非而不知在我者有所
未至處也雖然前賢之書固不可輕議然以孔孟之道
而較之則不無可疑處若司馬溫公則但說揚子是十
三篇中有不可解者但闕之至謂使揚為莊言斯拒矣
莊為揚言斯與之矣則溫公不敢論揚子之非也而東
坡先生則又但譏其非故謂揚子雲好為艱深之辭文
淺易之說然子雲所謂聖人存神索至成天下之大順

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竊意東坡道不得然則一如司馬溫公則待之太重一如東坡則待之太輕之奇今為諸公論此書於其可以為天下後世之法則者尊之重之固多矣至其於理未安者則引六經孔孟之文以辨之不敢以私意斷也杜甫詩有曰庾信文章老更成凌雲健筆意縱橫後來點檢流傳賦不覺前賢笑後生之奇今議論子雲之是非若使子雲復生當笑倒之奇也大抵諸公於子雲之精義處當

沉浸醞郁以求其深造自得之學若乃議論具是非此
乃之竒口過薄德也

--	--	--	--	--	--	--	--	--

欽定四庫全書

拙齋文集

附錄

行實

先生姓林氏名之奇字少穎候官人世以儒學聞朝議
公忻取李氏得先生以大其家聲先生幼聰俊不凡與
外兄李和伯迂仲如親手足常稱伯也德字如元紫芝
仲無間然叔度之陂日夕相從惟道藝是講是究名肆

業之所曰允齋晨興誦讀經史各以所見結衣帶而識之逮暮相與參訂是否而書之謂之允齋錄西垣呂公入閩公聞其以道學名世乃與二李往候之一見之頃遂定師生之分呂亦欣然進而語之以嵩洛闕輔諸儒之源流慶厯元祐諸賢之本末且欲以廣大為心陋專門之蒙昧以踐履為實刊繁文之支離致嚴乎辭受出處欲其明白無玷致察乎邪正是非欲其毫髮不差先生之學自是日以光明紹興丙辰以賢書將試南宮西

垣公餞以詩曰我為福唐遊破屋占城市城中幾萬戶
所識一林子翦然衆木中見此真杞梓先生見重於西
垣公如此及先生西上日夕以膝下溫清為念行至北
津驛慨然作詩有耿耿一寸心不能去庭闈之句遂改
轅以歸先生愛親之心重於利祿非學識過人疇克爾
先生聲名由此益重士類歸仰如水赴壑其知向止學
宗正論皆先生指蹤之力呂紫微猶子倉部公益憲慕
時呂成公未冠以子職侍行聞先生得西垣之傳乃從

先生遊先生嘗語諸生以為若年寢長矣宜以古文洗濯曾次掃其煤塵則晶明日生成公受教作文主以古意而潤色之先生每讀必擊節賞嘆知其遠且大紹興己巳先生奏名春官注長汀尉未上鄉樞陳公誠之薦試館職除正字鄉樞薨先生哭之曰聲名一旦徑達宸前遂階試用躡升羣賢示知己之恩不忘也再除校書郎修神宗寶訓改京秩以三劄入見首言堯舜執中不離仁義次言宜革文弊歸於忠實又其次言毋尚莊老

之學高宗玉音曰卿得事君之體高宗御製損齋記先生因奏三說謂損思以益德損用以益本損華以益實聞者是之又言王氏三經大率為新法地晉人以王何清談之罪深於桀紂靖康禍亂考其端倪王氏實負王何之責在孔孟書所謂邪說詖行淫辭之不可訓者金人自秦檜講和二十年或傳敵欲南侵徙汴先生作書抵當路以為久和畏戰人情之常故必以和為重敵知吾重於和故常以虛聲鳴我而示我以欲戰之意非果

欲戰所以堅吾和欲與之和宜無憚於戰以戰而和其權在我章聖澶淵之役與契丹約和中國終無北顧之憂者用此道也又曰戰之所須者不一而人才為先符堅以百萬臨淮晉兵止於八千謝石為大都督謝幼度為前軍都督謝琰桓伊皆領衆而前衆寡不敵而校其人才則幼度足以吞符堅姚萇故堅望晉軍曰是亦勅敵何謂之弱然則人才其可後乎又曰人才有三一曰文采華麗二曰持身謹密三曰沈實有用由前二者言

之平居無事羽儀朝廷足矣一旦緩急徃徃如賈誼所
謂見利則逝見便則奪苟免而已立而觀之耳非可與
共患難也欲求可與共患難者必得如龐士元所謂俊
傑者然後可也陳福公參贊戎幕先生嘗以書論進取
以為自巴蜀以臨中原此不可易之常勢桓温劉裕嘗
欲浮江絕淮下梁宋舉齊趙平燕絕塞徑造北廷非不
可以邀功抑形不便勢不利雖淝水赤壁之役其勢可
長驅而前而卒不能有中原寸土者不由進取之常勢

故也今王師小勝不足喜大計不可失當假以歲月先固吾圉使不可犯然後由進取之常勢而圖之庶乎其可耳福公深然之先生在館三年搢紳浩然歸重行且柄用倏以末疾告朝廷惜其去除貳宗正司俾就醫於會稽既而疾向平先生丐歸閩遂除泉舶及抵官益究心厥職居亡何力丐祠命贊本路帥幕適越忠定王史公鎮閩與先生道舊款曲加敬有以私囑先生為入言者先生拒之力而求不已乃陽諾之暨歸以為問則曰

吾忘之他日又云則曰吾忘之如是者數四竟不之言
其胸中不撓於私如此初先生在館時與于湖張紫微
厚善先生別後張紫微未嘗不言及之先生門人江清
卿自張所告歸張贈之詩以為吾友林少穎讀書不計
屋又云此君抱高節雪柏照霜竹造物乃兒戲卧病在
空谷觀張之詩無一字溢美亦可謂大賢矣先生家居
弟之邵之子子冲能嗣先生之學士子會者全集先生
時乘竹輿至羣居之所諸生列左右致敬先生有喜色

或命諸生講論孟是則首肯而笑否即令再講或令誦先生所編觀瀾集而聽之倦則啜茗歸卧率以為常未幾先生病革不決日而逝四方賢士大夫聞者悲愴呂成公在官所走介致奠侑之以文凡數百言且曰某未冠綴弟子之列期待之厚獨出千百人之右顧譎薄何以得此實惟我西垣之故施及其後人培植湔袞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齒髮日衰業不加進大懼先生之功為虛施每覲然慙惕然恐又曰惟當與二三子尊所

聞行所知使先生之志猶有攷也成公於先生可謂敬之至而不敢忽感之至而不能忘師生之義宜如是乎先生一子績以遺澤尉建陽未上而卒二孫亦知學猶子子沖字通卿登科初任南豐簿次丞將邑子耕叟行藝不愧前修諸生避席常數百人君子是以知拙齋餘澤之不泯先生所著不一如書說周禮說論孟揚子講義通鑑論斷允齋錄世已傳誦先生遺文二十餘卷子沖之所裒集及場遊錄道山記聞藏於子沖之家世未

之見嘉定五年郡博潘自牧諸父嘗從呂成公遊知成
公之學原於拙齋乃請于郡而祠之於學耕叟實奉祠
焉拙齋先生之所自號天下之士唯曰三山先生云

